



马国兴 王彦艳 主编

风铃鸟系列美文读物

最|香|的|一|个|冬|夜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文心出版社



马国兴 王彦艳 主编

风铃鸟系列美文读物

最|香|的|一|个|冬|夜

文心出版社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香的一个冬夜 / 马国兴, 王彦艳主编. — 郑州 :
文心出版社, 2016. 5

ISBN 978 - 7 - 5510 - 0876 - 1

I. ①最… II. ①马… ②王… III. ①小小说 - 小说
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55175 号

出版社:文心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

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00 毫米×960 毫米 1 / 16

印张:12

字数:15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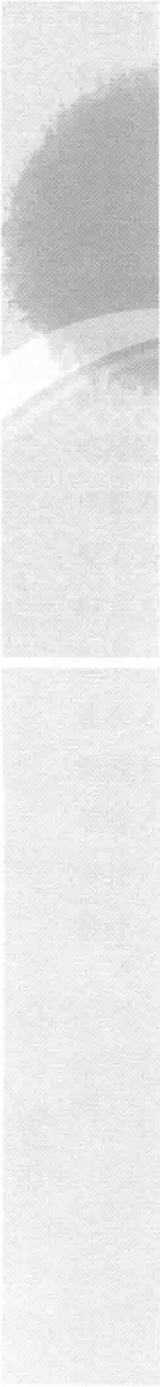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 - 5 000 册

版次: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 - 7 - 5510 - 0876 - 1

定价:22.60 元



目录 } Contents

- 最香的一个冬夜 / 袁省梅 001
- 暖墓穴 / 袁省梅 004
- 手电筒 / 袁省梅 007
- 与吴一枪有关或无关的事 / 奚同发 011
- 吴一枪的两枪 / 奚同发 014
- 天……真准啊 / 奚同发 017
- 民工看球 / 曾颖 021
- 小偷和他的儿子 / 曾颖 024
- 在这里不要叫我妈妈 / 曾颖 027
- 我为你做证 / 白旭初 030
- 寄钱 / 白旭初 033
- 买肉 / 白旭初 035
- 犁地 / 展静 037
- 鼠高一尺人高一丈 / 展静 039
- 时空 / 展静 042
- 碧玉箫 / 朱雅娟 045
- 琉璃灯 / 朱雅娟 049
- 黑马 / 安庆 052



漂在河床上的麦穗 / 安庆 055

写生 / 安庆 058

燕雀言 / 张皓宇 060

自刎 / 张皓宇 064

压岁钱 / 闭月 068

三百六十五个妈妈 / 闭月 071

心目中的经理 / 闭月 074

乡长的口头禅 / 吕斌 077

雇人的秘密 / 吕斌 080

精明人遇上厚道人 / 吕斌 084

回家 / 白云朵 087

父亲年轻时 / 白云朵 091

这个男人 / 白云朵 095

捉蟹王教招 / 曹宁元 098

特殊职业 / 曹宁元 101

野生鸡 / 曹宁元 104

失去阳光的日子 / 陆勇强 107

回报 / 陆勇强 109

第六百名 / 陆勇强 111

对手 / 潘新日 113

秀 / 潘新日 116

神算赵 / 潘新日 119

为自己歌唱 / 栾承舟 122

与狼共舞 / 栾承舟 125

舔刀子的羊 / 栾承舟 127

斗鱼 / 晓立 129



目
录

- 自由鸟 / 晓立 132
牧童与白鹭 / 邢贞乐 135
情堵 / 邢贞乐 138
溪麻 / 邢贞乐 141
妈是英雄 / 张寄寒 144
送鸭蛋 / 张寄寒 148
红色手提箱 / 林华玉 150
超级面膜 / 林华玉 153
康熙的茶壶 / 林华玉 156
谁在关心我 / 吴忠民 159
锁 / 吴忠民 162
病 / 吴忠民 165
易水 / 朱俊 168
逐水 / 朱俊 171
第四十四把刀 / 朱俊 174
等待 / 任万杰 177
寻找 / 任万杰 179
妙计 / 任万杰 183



最香的一个冬夜

○袁省梅

七岁那年那个冬夜的煮羊肉香，一直都生长在我的记忆里，蛰伏的兽般，只要说起最好吃的东西，或者嗅到一丝的羊肉香，它就会乘云驾雾，呼啸而来。

那时，我喜欢绒线花，也喜欢夜来香。它们，粉红金黄的香味，也浓郁，也香甜，夏天的一早一晚，在我家土院子的角角落落蜂般嘤嘤嗡嗡，缠缠绕绕，惹得猪圈里的黑猪、炕头的花猫都不能老实待着，吭哧吭哧地四处捋摸，好像妈妈把什么好吃的东西藏了起来。妈妈最喜欢藏东西了。有一年快过年时，妈妈把炸好的麻花装到柳条筐，把柳条筐藏在东屋的房梁上。有着狗鼻子的小哥找到了，偷了一根麻花，要放回筐时，没放好，嘭嚓一声，过年待客、走亲戚的麻花摔得粉碎……

那些花虽然香，却只能嗅，不能吃，就是你大口地吞咽了，肚子该咕噜时还是寅时不等卯时。也有能吃的花，比如槐花、榆钱，可是，冬天里，到哪儿找它们呢？后来看到有人把肥壮壮的南瓜花炸了吃，就可惜我家院子的南瓜花都让蜜蜂蝴蝶和日头风雨这些东西给吃了。话说回来，就是吃，它能有羊肉好吃？

还是羊肉好吃。

天擦黑时，三叔把风火炉子泥好了，火也烧旺了，黑铁锅里添了



大半锅水，羊肉一块块放了进去，羊蹄子羊杂碎都放了进去。羊是三叔在岭上养的。三叔在岭上看守石场。石场是大队的。锅开了，肉香味在风中扭搭着跑来了，先是轻轻怯怯的样子，试探般，给三叔一点儿，给奶奶一点儿，给我和小哥一点儿，给黑猪和花猫一点儿。接着，就浓厚了，密集了，熟稔了一样，可着土院子四处跑。羊肉香在院子里波涛般前赴后继涌荡起来后，奶奶脸上出现了少有的软和，妈妈每天晚上点灯后发出的叹息也不见了，眼眉上所有的难心和烦恼，好像都跟着那一锅的羊肉，煮化了，飘散了。

三叔说，黑咧，星星都出全咧。

一抬头，果然看见了满天的星星，也干净，也清冽，在我的头顶，挤成疙瘩了。它们，肯定是嗅到了羊肉香，跑过来的吧。

三叔说，你们先睡，熟咧，唤你们。

我不愿意，小哥也不愿意。可是，院子里太冷了。小哥说，我回去暖一下。我们就回到屋里，挤到炕头，趴在窗户上看。窗格子上糊着白麻纸，隐隐地，只看见了炉里的火，红红的一团。还有一个小红点，一闪一闪的，是三叔的烟锅子。锅里的肉看不见了。羊肉的香呢？小哥说，香味跟着我们进来了。耸起鼻子一嗅，果然是。我和小哥趴在被窝里，都不舍得睡去。可我们的头一挨到枕头上，眼皮子就打起架了。我们就把枕头抱在胸前，扔到一边。嗅着溜进来的羊肉香，我说要吃一碗肉喝两碗羊汤。小哥说他要吃两碗肉喝三碗羊汤。我说那不行，你吃两碗肉我也吃两碗，你喝三碗羊汤我也喝三碗。小哥说你能吃了？你个小女子娃。我说你管呢你管呢。吵着，我就用枕头砸小哥，小哥也用枕头砸我。我们把羊肉的香味搅腾得浓一道淡一道。奶奶说，有你们吃的呢，快睡吧。三叔也在院子喊，再闹，骨头也不叫你们啃。

睁开眼睛时，是早上了。想起昨晚我和小哥是裹在羊肉香里睡的，我就赖在被窝里眯着眼，使劲地嗅羊肉香，可是，一丝羊肉香也闻



不到了。好像是那些浓浓淡淡的香味，粉红淡白的香味，只是梦里的。

哇——小哥的号哭将我吵醒。

肉没了。锅里一块肉也没了。肉汤也没了。黑铁锅里只留下白腻腻的一圈油，像睁眼的一瞬间留在唇边的一抹笑。寒风在锅里转圈圈。我的目光伸出舌头，使劲地在那圈油上舔，心却委屈得被泪水淹没了。

肉呢？

三叔不说话，他蹲在炉子前，头夹在膝盖间，肩膀风中的树枝般抖，两脚间黑湿了一个点，又黑湿了一点。好久，三叔才抬起头，把手伸给小哥，只剩这个了。

三叔的手心里躺着四枚羊骨头，我们叫它“羊拐”。我们喜欢在青石板上玩羊拐。

三叔说，羊拐上还有点肉，要不，叔给你煮碗羊汤吧。

三叔真的用四个羊拐煮了一碗羊汤。羊汤上漂着白的葱绿的香菜，香极了。三叔说，好喝不？三叔说，要不，泡点馍？三叔说一句话，就吧唧一下嘴，喉咙里就迅速咕噜一下，很响亮，很兴奋，好像那羊汤是他喝了。

我笑了，从碗沿上看着三叔。

三叔看着我和小哥说，明年冬里，叔一定让你们好好吃一顿羊肉。

明年冬天能喝到羊汤吃到羊肉？奶奶撇着嘴。

妈妈去抓柴烧炕，也停下了脚，看着三叔，看着我和小哥，扁扁嘴，没说话。

我没有问三叔。我也没有问那锅羊肉的下落。多少年来，我一直没有问过三叔。也许，我是害怕答案会冲掉那个冬夜留给我的大把大把的香。我只记得当时非常相信三叔的话，看着三叔，我点点头，说，嗯。



暖墓穴

○袁省梅

母亲的坟墓已经刨开了，等着明天与父亲合葬。老大一身白孝，蹲在坟前，瞅瞅老二，扁扁嘴，心说等老二来了，一起下去。老二在地头蹲一会儿站一会儿，孝子棍梆梆地戳着地边一块砖头，看老大一眼，倏地扭过头，装作没看见，却不往坟前去。

老二和老大已经快十年不说话了。那年，老二的孩子初中毕业了学，老二找老大帮忙给娃找个活儿干。老大的小舅子媳妇的舅舅在县里是个局长，老大的孩子大学刚毕业，就给找了份工作，安安稳稳地坐办公室拿工资。老二眼红，让老大给他小舅子媳妇的舅舅说说，给他孩子也找份工作。老大没把事情办成。老二孩子工作找不下，打架斗殴，偷人抢店，进了派出所。老二抱怨老大不出力，说要是旁人也就算了，可我是你亲弟弟，娃是你亲侄子，你不帮，存心害娃进监狱。老大说我腿都跑细了嘴都说破了，人家说娃只是个初中文化不行啊。老二说没有好活儿还没有赖的吗？你就是存心不帮还说一肚子人情话，你有半点人味儿吗？

老二怨着怨着就怨出了一股恶气，呼哧呼哧跑到老大家，把老大家的锅碗砸得稀烂，电视机也被掀到了地上，摔得稀烂。老大媳妇火了，跑到老二家也砸了一通。从此，过年过节，老大老二也不走动。



巷里碰了照面，也跟陌路人般，横眉对冷脸，谁也不理谁。

父亲死了，灵堂设在老大家，停灵七日，供人祭奠。老二对媳妇说，养老送终是正事，咱不去老大家，在地里巷头等着，给爸送终。

总管来了，提着一壶酒，看见地头的老二就高声大嗓门地斥责，眼瞅着天黑了，还不紧赶着下去暖墓穴，等啥哩。

羊凹岭的习俗，亲人下葬前一天，儿女得下到墓穴查看亲人的“房子”——另一世界的“家”，不平的地方平整好，不阔的地方再挖大，还要在放置棺材的地方躺一躺，唤作“暖墓穴”。

老二扯过酒壶，跟在总管身后，去了坟地。

老大下墓穴里了，老二还是不下去，他要等老大上来再下。他不想跟老大碰面。

总管又叫骂，下，等啥哩？就你弟兄俩，把你爸妈的墓穴弄好。

老二不情不愿地嘟着嘴，把酒壶别在腰上，手撑着洞壁，蹬着壁上的脚窝子，下去了。墓穴里，母亲的棺材旁有一块空地，是放父亲棺材的。老大捏着手电筒，一手拍着黑土，一下一下，拍得很仔细。潮湿的土腥味夹着浓浓的腐烂味呛得老二直抽鼻子，忍忍，没打出喷嚏，一股悲凉却寒流样从鼻子里窜入，流遍全身，冰冷冰冷。老二不敢看母亲的棺材，薄薄的棺材板子已有缝隙。母亲就在那缝隙里。老二想着，泪水哗地涌了满脸，擦了一把，又涌了满脸。埋葬母亲时，他还小，十岁，不敢下去暖墓穴。老大抓着他的手，说，不怕，有哥哩，跟着哥。

看老大一点儿一点儿地摩挲着洞穴的土，老二突然觉得心里潮潮的，好像看见妈在炕上纺线纳鞋底。妈手上总有做不完的活。大哥割草喂猪放羊担水，回来从草里给他掏摸出一个蛋柿子一个甜瓜。家里没有大牲口，犁地耙地，大哥就扛着疙瘩绳死命拉。冬季农闲，哥就跟爸去山上煤窑拉煤卖。大哥没上过学。爸供不起两个学生。



哥总是说，二，你好好学，我和爸供你。

真快啊。突然，老大说，妈都去了三十多年了。

三十四年。老二心里说。他心里别扭着，还是不想搭理老大。

争来争去也不过四尺宽的地儿。老大说着，就躺在地上。

老二突然觉得老大也老了，声音苍老得像父亲。

转脸，都走了。老大说。

老二看见老大脸上亮亮的闪，叹息像从土里挤出来的，深沉，悲凉。

老大起来了，指着地，说，你也躺躺吧，二。

老二心头一颤，多少年了，没听过哥唤他“二”了。他别别扭扭地躺下来，眼前一片晦暗，洞口的光打在土壁上，很遥远，又似乎近在眼前，一抓就可以抓到的样子。那过往的日子呀。

生死就这四米深啊。老大扶着母亲的棺材，唏嘘。

老二爬起来，抬眼看老大，晦明中，老二看见老大黄瘦干枯的脸。几年的光景，都老了。

老大又说，就剩咱俩了。

老二咬着牙还是不说话，却咬不住泪，四十多岁的人像个小娃娃泪流得稀里哗啦。

总管在洞口喊，好了就上来，奠上酒。灵前还有事等你兄弟哩。

老大踩着土窝子上去时，老二在下面托着他一只脚，往上送。

老大上去了，蹲在洞口，看老二上来了，伸出手，拽老二，说，回去，二，灵前上香。

老二没说话，点点头，跟着老大去老大家了。



手 电 筒

○袁省梅

当夜晚把黑的袍子哗地抖开在羊凹岭的头顶时，鸡安静了，猪安静了，牛羊马也安静了，鸟儿蜂儿蝶儿都安静了，只有打麦场角的那丛蜀葵没有安静，场外的玉米花生芝麻红薯没有安静。月圆之夜，打麦场上乘凉的人们都回去了，牛眼大岭他们也都回去了。你去听去，那些花儿草儿庄稼棵子红薯蔓子说笑打闹的声音就能听见。它们掩在虫子青蛙叽叽嘎嘎的声音下，噉噉噉噉，噉噉噉噉，一刻不停。你的耳朵若是很好，说不定还能听到蜀葵的歌声玉米的喷嚏声月光的流淌声呢。

可是，现在，你听不到夜晚的声音。

现在，牛眼大岭他们在场上玩呢。

牛眼说，都关了手电。

牛眼说，统一听我口令，我说开时开，我说关时，都给我关了。今天晚上，手电筒就是我们的枪我们的手，我们要跟天空作战跟星星作战，空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们不能放过一个敌人。你们，明白了吗？

牛眼的爸爸是队长，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，牛眼说起话来比他爸还要一套一套的。



骆驼地瓜小屁们说，好。

牛眼说，统一行动听指挥，开！

牛眼一声令下，朦胧的夜空中倏地长出了几根白亮的柱子，长长的柱子如长长的手臂伸向月亮伸向星星。牛眼说，杀掉天河！长的手臂就伸到了天河。嚓，嚓嚓嚓。牛眼说击垮北斗！长的手臂就在北斗星下撕扯。嚓嚓嚓嚓。

他们又把手电伸向场边的钻天杨。钻天杨上有个鸟窝。牛眼说，赶走喜鹊！手电筒的亮光嗖嗖地射向喜鹊窝。喜鹊受到了惊吓，嘎嘎叫着，扑棱棱飞跑了。牛眼哈哈大笑。骆驼地瓜们也哈哈大笑。一直跟在他们身后的大岭也哈哈大笑。牛眼把手电照到大岭的脸上说，你的手电筒呢？

大岭的头倏地耷拉了。

大岭家没有手电筒。大岭爸妈死得早，大岭家的煤油灯也不能天天点。

牛眼说，你没有手电筒，就当“马”吧。

他们要玩跨马游戏。

大岭说，行，那我玩一下你的手电。

牛眼说，玩完给你玩。

大岭说，一个手电玩一下。

牛眼说，行。

大岭就爬到了地上，做起了“马”。跨马游戏的“马”从最初的趴下到蹲下，到弯腰，随着游戏的进展和跨马者跨跳的程度，一点点增高。以前，牛眼他们玩这个游戏，都是先石头剪子布，输家做马。可今晚大岭没有手电筒，做了一晚上“马”。牛眼他们一个个从他的背上跑步跨过。牛眼骆驼地瓜小屁他们玩了半晚上的跨马游戏，都是大岭当“马”。



夜深了，大人们都回去了，牛眼他们也玩累了，不想玩了。大岭就要牛眼的手电筒玩。牛眼刚把手电筒给大岭，牛眼他爸远远地喊他回家，骂他“都啥时候了还拿着手电筒玩想挨揍是不是”。

牛眼抢过手电筒倏地跑了。

骆驼地瓜也握着手电筒跑没影了。

场上，就剩大岭一个人了。月光照到大岭的脸上，他看上去也忧伤，也孤独。四野俱寂，虫声蛙声铺天盖地。

大风来找大岭，拉着大岭的手叫大岭回去。大岭甩掉姐姐的手，跑到了黑暗中。

那年冬天，大风嫁给了牛眼的大哥。媒人问彩礼时，大风说，给我个手电筒。媒人为难地说，娶媳妇不容易，手电筒，他家有，旧是旧了点儿，能用，过了门，就给你使唤。大风不依。大风说旧的也行。大风要把手电筒留给大岭。

大岭却不要。大岭眨巴着眼说，那是姐的彩礼，我不要。

大风哭了。大风说，赶明年，姐给人纳鞋底纺棉花，攒下钱了，给你买新的。大风想，大岭是嫌手电筒是旧的。

大岭没说话。大岭心说，我要自己挣钱买手电筒，能装三节电池的那种。大岭仰望着高远的天空，眼睛一眨不眨。

秋过了，冬过了，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都要过了，大岭也没攒够买手电筒的钱。一九七九年的手电筒，三块七毛钱。大岭卖知了壳、树籽草籽的钱，眼看着快攒够了，就被奶奶要走了。奶奶说，大岭啊，盐罐子空了，你到二婶家借把盐去。大岭就咬牙从炕席子下数出一毛五买了盐。过几天，奶奶又说，大岭啊，给你和你爷做鞋没有鞋面子布了，找你五嫂子借两块钱扯布。大岭不愿借人家东西。怎么办？大岭只好把买手电筒的钱拿了出去。

夏夜的巷子又热闹了。



牛眼他们已经不玩手电筒了。这些小子长大了。他们聚在打麦场上,学着卷烟抽烟摔扑克。玩累了,就躺在麦草上,天南海北地乱扯。地瓜考上了高中,他说开学了要到县里上高中。牛眼说,好好学,考大学。骆驼说,以后当官了,可别忘了咱兄弟。地瓜说,苟富贵,勿相忘……他们说得也热烈,也兴奋。未来,对他们来说,新鲜,神秘,有趣。

牛眼问大岭,你呢?

大岭望着黑深的夜空,说,我想当矿工下煤窑,我要挣钱养我爷奶。大岭没说当上了矿工就会领一盏探照灯。大岭想,探照灯要比手电筒亮多了。



与吴一枪有关或无关的事

○奚同发

毫无畏惧，一人徒手阻截四名抢劫银行的持枪歹徒，刑警吴一枪英勇殉职，并被追认为烈士。公安系统掀起向吴一枪同志学习的高潮，争做人民的好警察。

吴一枪的父亲，曾三获省射击冠军，而他人生第一次这么隆重地成为关注的焦点，一次次被领导接见、慰问，一轮轮接受媒体采访。

对于吴一枪的成长，吴父这样介绍：儿子真名叫吴正强，小名“准儿”，寄希望日后射击百发百中。准儿一岁抓周，满床东西，偏偏抓了枪，因此做父亲的决定要把他培养成一名优秀的射击运动员。没想到他做了警察，只要开枪，肯定一枪命中，人称吴一枪。准儿小时候拥有多种玩具枪，床头不断更换各式枪的结构图及射击姿势挂图。两岁时，他常被电视里播放的射击录像所吸引……

起初与记者回忆这些往事，每说一次，儿子虎头虎脑的样子就会浮现眼前，吴父泪眼模糊，禁不住痛哭失声。这是电视最希望的效果和镜头。吴父不得不前往电视台一次次现场讲述，于是，一家接一家电视台：省、市、国家级，卫视、都市、法制、教育等频道；一家接一家报社：省、市、国家级，日报、晚报、商报、法制报、都市报、工人报、青年报等；一家接一家广播电台：人民台、文艺台、交通台、经济台、旅游台